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WESTERN MASTERS

Herbert Marcuse



马尔库塞

■ 陆 俊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WESTERN MASTERS

Herbert Marcuse



马尔库塞

■ 陆 俊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马尔库塞

陆俊著

责任编辑：符本清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0毫米 32开 印张：10.875 字数：280000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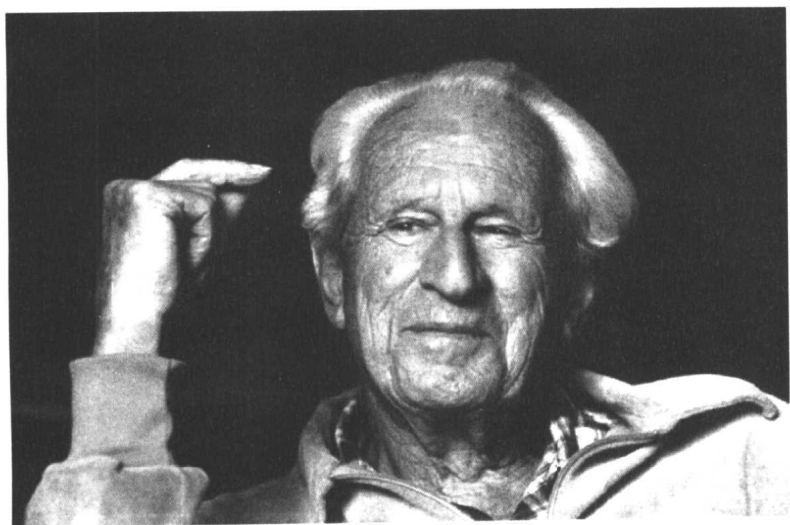
ISBN 7-5355-2742-6/G·2737

定价：17.8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汝 信
主 编 金惠敏
副主编 李秋零 程志民 陈民众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俊人 邓晓芒 王逸舟
刘文飞 刘清华 何光沪
李鹏程 周国平 罗佳鑫
赵一凡 赵敦华 洪汉鼎
徐友渔 郭宏安 靳希平



马尔库塞

丛书总序

译、阐扬“西学”，并因而构筑对“中学”的另一视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果把佛教、
耶教的引入也考虑在内——可谓历史悠久，意义非常；而自鸦片战争以降，其于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作用尤为举足轻重，关乎国运。

如今，中国与西方已不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单就中国这方面而言，“西方”早就内化作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有机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纯粹的文化“中国”概念，只能是自慰自欺的幻觉。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西方同时即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特殊的省察和解剖。

我们不否认一个国家的思想是其国民的集体

创造，但少数思想巨子则当视为其思想创造力的最集中的表现。丛书选择性地研究个别的西方思想家，而实际上由此将导入对整体的西方思想的了解和批判。

我们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西方思想的受惠者。在新的千年里，我们期待着能够比我们的祖先更多地惠泽西方，贡献于世界。不过，眼下最迫切的应是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我们深信，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

是为序。

《西方思想家研究》

丛书编委会

1999年3月

序 一

道格拉斯·凯尔勒

作为一个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 60 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名声，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作为大学教授和许多著作、文章的作者，当马尔库塞被看作是美国和欧洲“新左派”的影响者和捍卫者时，他也弄得个声名狼藉。他的“单面”社会理论为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批判的视角，他的“大拒绝”观念使他被看作是革命变革和“从富裕社会中解放”的理论家。因此，在 60 年代期间，直至 70 年代，马尔库塞成为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陆俊为中文读者写了一

本介绍这位重要思想家的书。

关于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和哲学的早期著作

马尔库塞 1898 年出生在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服役于德国军队,此后,他去弗赖堡从事研究。在 1922 年获得哲学博士(文学)学位后,他在柏林从事了一段短暂的书商职业。1928 年,他回到弗赖堡跟随马丁·海德格尔研究哲学,海德格尔那时是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马尔库塞于 1928 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试图综合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哲学观念,而数十年后,不同的“存在主义的”和“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还有新左派中的美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才进行了这种综合。

1933 年,在完成了《论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教师资格论文”之后,他决定离开弗赖堡而加入到位于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去,研究所不久就在日内瓦,随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分部,而马尔库塞都加入其中。通过强调黑格尔的生活和历史本体论的重要性,以及强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精神理论和他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论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1932 年)的研究对当时欧洲发生的黑格尔复兴发挥了作用。此外,在 1933 年,马尔库塞还对刚刚发表的《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了第一个较有影响的评论,评论预示着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角度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这些作品表明,马尔库塞是德国哲学一个聪明的学生,他正作为同代人中最有前途的理论家之一出现了。

批判的社会理论

作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之一，马尔库塞很快投入到他们共同的项目中，这些项目包括为批判的社会理论设计一种模式，形成一种关于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理论，确立哲学、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提供一种系统的分析和批判。马尔库塞与研究所的“批判理论”保持高度的一致，在其一生中，他与马克斯·霍克海默、T. W. 阿多尔诺及研究所其他核心层人物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34年，马尔库塞——一个德国犹太人和激进分子——逃离纳粹移民到了美国，在那儿，他度过了他的余生。社会研究所当时被给予了办公室并被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附属学术机构，30年代期间和40年代早期，马尔库塞都在那里工作。他的第一本重要的英文著作《理性和革命》，追溯了黑格尔、马克思和现代社会理论等各种思想的起源。它揭示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相似性，并且向众多的英语读者介绍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传统的辩证思维和社会分析。这本书一直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最好介绍之一，也是对辩证思维范畴和方法的最好分析之一。

1941年，马尔库塞加入了秘密服务局（OSS the Office of Secret Services），后来到国务院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经成为中欧局的领导。从1941年开始直到50年代早期，马尔库塞一直在美国政府工作，为此，他一再声明这是出

于与法西斯斗争的需要。此后,他转回到了学术工作,并且在1955年出版了《爱欲与文明》,他试图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进行大胆的综合,并且描绘出一个非压抑社会的图景。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认为,文明不可避免地包含压抑和痛苦。而马尔库塞却认为,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其他要素暗示着,无意识包含趋向幸福和自由的本能冲动的迹象,这种迹象体现在白日梦、艺术品、哲学和其他文化产品中。根据这种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及对哲学和文化解放传统的研究,马尔库塞勾勒了一种非压抑文明的图景,这种文明包括力比多式的(libidinal)和非异化的劳动、娱乐、自由和开放的性欲,以及社会和文化产品,它们反过来又将促进自由和幸福。马尔库塞的解放观念预示着60年代反文化的许多价值观,并且促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一个重要知识分子并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

马尔库塞认为,目前的社会体制通过对性欲施加社会非必要劳动和非必要限制而产生“剩余压抑”,由此形成一个围绕利润和剥削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根据减少匮乏和增加丰裕的前景,马尔库塞呼吁终止压抑并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马尔库塞对现实社会激进的批判和准则,以及他对非压抑性文明的呼吁引发了他和他以前的同事埃里希·弗洛姆的争论。弗洛姆指责他(对现存的价值和社会)的“虚无主义”和不负责的快乐主义。马尔库塞早先就攻击过弗洛姆的极端“顺从”和“唯心主义”,伴随着《爱欲与文明》出版,在他所有的论辩性讨论作品中,都重复了这些指责。这些争论又加剧了下面这些问题的讨论: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运用,他对现存文明的

批判,以及他的替代社会和文化体制的建议。

1958年,马尔库塞在布兰戴斯大学得到了一个固定教职,并成为同事中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政府工作期间,马尔库塞就已经是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专家,这一年他发表了对苏联的批判性研究著作《苏联马克思主义》,这打破了他的圈子里反对批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和苏联共产主义的禁忌。在对苏联进行多方面分析的同时,马尔库塞集中批判了苏联官僚体制、文化和价值观,并且把马克思的理论和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区分。有些人把苏联共产主义解释为一种不可能改革和民主化的官僚体制,而马尔库塞与他们不同,他指出了反斯大林官僚体制的潜在的“自由化趋势”,这种趋势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统治时的确变成了现实。

接着,在《单面人》(1964年)中,马尔库塞发表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广泛批判。这本书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潜力的衰退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的增强。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创造了把个人融进现存生产和消费体系的虚假需要,大众媒体和文化、广告、工业管理和当代思维模式,这一切又再生产出现存的体系并且力图消除否定、批判和对立。结果是思想和行为的“单面”性,在其中,任何一种批判思维和对抗行为的倾向和能力都消失殆尽。

《单面人》受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及不同政治和理论倾向的理论家的严厉批评。尽管这本书有一种悲观主义,它还是

对新左派的许多人产生了影响，它把他们不断形成的对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社会的不满结合了起来。此外，马尔库塞自己也在继续保卫革命转变的要求，保卫新的、正在出现的激进对立的力量，这使他得到了保守力量的仇恨和新的激进分子的尊敬。

新左派和激进的政治学

紧随在《单面人》之后，《压抑的容忍》(1965年)、《关于解放的论文》(1969年)和《反革命和造反》(1972年)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阐述了新左派的政治学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压抑的容忍》攻击了自由主义和那些在60年代论战中态度暧昧的人。它使马尔库塞获得了不妥协的、激进的新左派理论家的名声。《关于解放的论文》欢呼从越共到嬉皮士的一切现存的解放运动，尽管有一些深度异化的保守学者和那些反对60年代运动的人，但它还是鼓励了许多激进分子。而《反革命和造反》却阐述了在60年代早期形成的新现实主义，这时，显而易见的是，右倾趋向和反对60年代的“反革命”已经碰碎了60年代的大多数膨胀的希望。

1965年，布兰戴斯大学拒绝与马尔库塞续签教师合同，他很快又在位于LaJolla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得到一个职位，在那里，他一直呆到70年代退休。在这个时期——是他影响力最大的时期——马尔库塞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给世界各地的学生激进分子发表演讲和给予指导。他到处旅行，他的著作在大众媒体上经常被讨论，他成了赢得这种关注的为数不

多的美国知识分子之一。马尔库塞从未放弃他的革命主张和信念，一直到死都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由社会主义。马尔库塞是一位具有超凡感染力的教师，他的学生开始获得有影响力的学术职位并宣传了他的思想，使他在美国知识生活中成为一种重要力量。

马尔库塞在其许多著作中还探讨了美学，他最后的书《美学之维》(1979年)简要地概括了他对美学形式(所谓“高等文化”highculture)的解放潜力的辩护。马尔库塞认为，资产阶级艺术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包含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最有力的控诉和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解放前景。因此，他试图维护伟大艺术对解放设想的重要性，并且认为，文化革命是革命政治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马尔库塞关于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作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驳，对他的作品的研究具有高度的倾向性并常常具有宗派性。尽管许多争论专注于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激进的社会变革的辩护，但回想一下，马尔库塞所留下的复杂的、多层次的一批著作可以与恩斯特·布洛赫、乔治·卢卡奇、T. W. 阿多尔诺和沃尔特·本雅明的遗产相媲美。

马尔库塞的遗产

陆俊关于马尔库塞的书认为，操纵和解放的辩证法是马尔库塞思想的中心。他毕其生在寻求从现代西方工业技术社会中解放出来，寻求一种更具解放性质的、替代的社会体制模式，他在社会主义中发现了这种模式。当我们接近一个新的

千年时，如果看到马尔库塞的思想在中国及其他非西方社会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这将是很有趣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寻求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解放的替代，他特别愿意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文明有所贡献，但他却没有考虑中国的各种条件。

当我们接近新的世纪时，马尔库塞的著作仍然具有针对性，因为他所考虑的主题对当代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具有重要性。伦敦和纽约的洛特莱杰出版社(Routledge Press)正在开始出版由我主编的马尔库塞未发表文章的丛书，第一卷《论战争、技术和法西斯主义》刚刚发行。真切希望这些未发表的手稿和像陆俊写的这些新书将在年轻一代中激起对马尔库塞著作新的兴趣。的确，未发表的文件包含了许多与当代话题相关的材料，它们能够为再次对马尔库塞的思想产生兴趣提供基础(例如，关于马尔库塞对当代的贴近性，参见波克纳和鲁克编：《马尔库塞：新视角》，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马尔库塞仍然具有重要性，因为他提供了理解操纵和解放的哲学视角，提供了分析当代社会有力的方法和框架，提供了一种解放的前景，这种前景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其他版本、以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后现代理论的前景要更丰富。的确，马尔库塞对人类以及人类和自然、社会的关系，还对真正的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哲学视角。

让我们回想一下，马尔库塞的解放景象——非压抑社会中的个人的全面发展，还有那对现存控制和压抑形式的尖锐

批判，这都显示出了他的著作的特色，在这种叙述中，他作为操纵和解放力量的哲学家出现了。就一个哲学家而言，马尔库塞的著作缺乏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所具有的持久的经验分析，缺乏许多政治理论论述中所具有的细致的概念分析。然而他却不断地揭示科学、技术和理论本身如何具有政治维度，从而对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许多统治形式进行一套严肃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分析，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但他不断地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

因此，我相信，马尔库塞克服了许多目前流行的各种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局限性，他的作品为现时代的理论和政治主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出发点。尤其是，他对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和激进政治学的哲学思考似乎是一笔不朽的遗产。尽管主流的学术劳动分工把哲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开来，并且把其他学科与哲学分离，但马尔库塞和批判理论家们在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范围内赋予哲学以一种重要的功能，并且在与对现时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具体分析相互作用中发展了各种哲学的视角。于是，这种辩证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赋予哲学在我们时代的理论对话中各种持久的功能和重要性。

因此，我一直认为，马尔库塞的思想对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政治学依然提供着重要的方法和动力。马尔库塞自己就曾思考过各种新的理论和政治潮流，但依然忠诚于那些他相信对现时代的任务提供了灵感和本质的理论。当我们面对今天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我相信，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作为我们目前的境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马尔库塞的复兴能够有助于

当代产生新的理论和政治学，为大陆哲学提供新的动力和任务。但愿陆俊关于马尔库塞的著作将有助于马尔库塞在中国及其他地方的复兴。